

從同性戀情結探討安徒生故事裡的戀情

林愛華

1. 前言

近一世紀來，研究安徒生生平的學者幾乎都是將研究重點放在安徒生的卑微的出身、坎坷的求學經過、多次的國外旅遊以及與當代歐洲文化藝術界人士的交往等；在感情生活方面則是無一例外的詳述他與幾位異性的情感，對於安徒生同性戀的性向，不是無知，就是故意忽略，避而不談。從安徒生遺留下之書信、日記已可清楚地看出他與多位同性友人的戀情，如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同性密友奧托·穆勒、路德威·穆勒二兄弟，還有克里斯蒂安·佛伊特（Christian Voigt）與愛德華·科林（Edvard Collin），四十年代則有亨利克·斯丹普（Henrik Stampe）、世襲大公爵卡爾·亞力山大（Carl Alexander）、芭蕾舞演員哈樂德·沙夫（Harald Scharff）及畫家卡爾布洛赫（Carl Bloch）。在他小說《即興詩人》、《O.T.》、《只是一名樂師》及歌劇《阿格尼特和人魚》等作品中都有安徒生及其同性戀人的影子，甚至複製他們真實生活中的書信告白；例如在小說《O.T.》中，兩位年輕男子奧托（Otto）與威廉（Wilhelm）之間的對話就運用到作者安徒生與結交近半世紀之同性密友愛德華·科林（Edvard Collin）之間的書信往返的內容。

2005年是安徒生200週年誕辰，學界藉機重新出版他的創作，檢視他的作品、個人日記。國外的學者們漸漸開始研究安徒生之同性戀性向對其作品的影響，但是安徒生經典傳世、膾炙人口的童話故事則少有人從他同性戀之性向予以重新檢視。並且《安徒生故事》並非單純的兒童讀物，作者採用的是「雙重書寫角度」（*doppelte Perspektive*）敘述方式，就是以一個文本同時訴諸於兒童與成人讀者，故事全集中有許多是令成人讀者感動、深思之愛情故事，值得分析研究。而安徒生故事的特性即是悲情，其中男女間的戀情更是染上了一層感傷的色彩，沒有青春的喜悅，卻有淡淡的哀愁。以往學者如《安徒生故事》之華文譯者葉君健將這種無奈、感傷的氣氛解釋成「使人聯想到安徒生本人一生

在愛情上的遭遇。」(葉君健, 四之一, 417) 葉氏在書中詳述安徒生兩段沒有結果之異性戀情, 如二十五歲時傾心於同學的妹妹莉伯葛·佛伊特 (Riborg Voigt), 三十八歲時仰慕瑞典歌唱家珍妮·林德 (Jenny Lind), 至於安徒生之同性戀性向以及與多位同性密友的交往則絕口不提。

另一位華文譯者林樺在 2005 年編著《安徒生剪紙》一書, 書中除了繼續漠視安徒生之同性戀性向外, 甚至將安徒生之日記斷章取義, 認為安徒生沒有向蘇菲·奧斯特 (Sophie Orsted) 求婚, 是因為「安徒生覺得自己太窮, 不能給她已經習慣了的那種生活, 沒有勇氣向蘇菲求婚」(林樺, 30)。事實上, 安徒生在 1837 年 12 月 11 日得知蘇菲訂婚的消息後, 在當天的日記上反應的是「... 心情好極了, 我確定自己未受到傷害, 而且心平氣和。— 此刻我回到家裡, 孑然一身。— 孑然一身! 而且將永遠如此! 到耶誕節我將對她說出於事無補的話! 我將終身不婚, 再沒有少女更適合我, 我將要孤老一生。哦, 昨天我還是少年郎— 今晚我已成老翁! 願神賜福了妳, 鍾愛的蘇菲, 妳將永遠無法得知, 若我是富貴的人, 與妳攜手度日將會何等幸福!」林樺在他的文章中僅引述日記裡的最後三句話, 至於前文「心情好極了」, 以及為什麼年才 32 歲的安徒生已經想到要「終身不婚」, 林樺既沒引述, 也沒說明。倒是將安徒生日記選編成書¹的吉瑟拉·培雷特 (Gisela Perlet) 在這裡引述了日記大部分的內容並提出她對安徒生日記中告白的看法:「這段話聽來像是自覺的放棄, 對於幸運的情敵沒有嫉妒之情; 就像之前和莉伯葛·佛伊特以及路以思·科林一樣, 他根本沒有認真展開追求。財產太少應該不是唯一原因; 之後當他有名有錢且受人尊敬時, 他已不想擁有成家的幸福。」(培雷特, 23) 其實, 安徒生的同性戀性向讓他從未真正想成為人夫和人父, 細讀他的日記, 在感情方面充滿了矛盾, 但如果瞭解他的癥結所在, 也自然能體會出他的苦悶。

安徒生性向認同少有人知, 其原因可歸納成三點: 一是安徒生與同性密友的來往書信在他死後皆由遺產繼承人, 也是與他交往近半世紀²之同性親密摯友愛德華·科林 (Edvard Collin) 保管, 當時愛德華即宣佈將書信送還給發信人, 至於他本人與安徒生的 500 多封書信則是選擇性的公開。在十九世紀末對同性

¹ 吉瑟拉·培雷特 (Gisela Perlet) 編《安徒生日記 1825-1875》, 原德文標題是“Ja, ich bin ein seltsames Wesen”, Wallstein Verlag, Göttingen 2002.

² 他們二人的友誼是從 1827 年愛德華作為安徒生臨時拉丁文老師開始的。

戀還是極度排斥的時代，愛德華有權維護安徒生死後的名聲或保護自己不讓好奇的人士窺探他的隱私。一直到 1930 年，兩人的交往信件才得以全部公諸於世，世人才對安徒生複雜的內心世界有更進一步的探索，但是許多重要信件，如安徒生與男芭蕾舞者哈拉德·沙夫（Harald Scharff）之間的來往書信，已無法取得，很可能早已被當事者焚毀。二是安徒生在世時，丹麥司法當局就對男人之間的性行為已有具體之處罰方式，同性戀行為意味著不被社會所認可的禁忌遊戲，大多數同性戀作家都害怕一旦暴露自己的同性戀性向就會立刻被社會拋棄，甚至遭到司法制裁。三是以兒童文學，童話故事聞名於世的安徒生在世時就是丹麥國寶級的大人物，尤其是丹麥學者懷著一種尊敬仰慕的心情去研究安徒生之感情世界，常常僅侷限於尋常自然的異性戀情，而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他真正的情感所寄。例如丹麥安徒生專家爾林·倪而森(Erling Nielsen)的書³，從未言及安徒生之真實性向。甚至到了 2005 年，丹麥的學者還是意圖淡化安徒生之同性戀性向，稱「對安徒生以及其他有教養的男士們而言，這種敏感又浪漫的男性友誼是當時社會上即存的一個事實。」(Jens Andersen, 203) 又言「安徒生這樣的男人偏愛柏拉圖式的觀點，即伏爾泰 (Voltaire) 所稱的『形而上的愛情』，對他來說，精神本質比肉體更具吸引力。」(Jens Andersen, 204) 又辯稱「書寫敏感又熱情洋溢的信件，抒發他們對兩性的愛慕，正是浪漫時期許多年輕男士的美德。」(Jens Andersen, 207)

本論文的目的就是將安徒生故事的研究導入一個新的方向，即推翻前人以異性戀的觀點，而從作者同性戀的性向觀點切入，分析詮釋安徒生故事中的戀情。安徒生 156 篇故事⁴裡不乏感人愛情故事，作者之同性戀性向是否影響他筆下的男女戀情，例如男、女主角的個性、行為模式或故事內容？本文將從安徒生故事中挑出數篇如〈堅定的錫兵〉、〈看門人的兒子〉、〈柳樹下的夢〉、〈老約翰妮講的故事〉、〈貝脫、比脫和比爾〉、〈永恆的友誼〉等作為實例作深入探討分析。論文中涉及安徒生故事之文本部分，則採用葉君健的華文譯本，林樺的譯文及推拉·竇仁保 (Thyra Dohrenburg) 之德文譯本僅供參考。

³ 倪而森曾寫《安徒生》一書 (Andersen, hrsg. von Kurt Kusenberg. Hamburg: Rowohlt, 5. Auflage 2000)，立論嚴謹，是研究安徒生者必讀之書。

⁴ 安徒生最先從事詩歌、戲劇、小說、和遊記的寫作，1835 年開始對童話產生興趣，著手創作童話故事，1874 安徒生親自將 156 篇故事編輯成冊。但根據葉君健的說法，他則是總共發表了 164 篇作品。

2. 安徒生故事中的戀情

安徒生 156 篇故事中真正描述到男女戀情的只有 13 篇，計有：〈人魚公主〉、〈戀人〉、〈依卜和小克麗斯玳〉、〈白雪皇后〉、〈老單身漢的睡帽〉、〈冰姑娘〉、〈美〉、〈素琪〉、〈永恆的友誼〉、〈堅定的錫兵〉、〈看門人的兒子〉、〈柳樹下的夢〉及〈老約翰妮講的故事〉。其中悲劇佔 9 篇，男女最後結合的僅有 4 篇。故事裡的戀情則大致可分為「柏拉圖式的男女戀情」、「青梅竹馬兄妹般的戀情」與「兄弟戀情」。

2.1. 柏拉圖式的男女戀情

安徒生雖有同性戀的性向，但也愛慕異性，可是也僅止於欣賞，並不迷戀，更無男歡女愛、熱情奔放的感覺。他筆下的男女戀人與他現實生活中三段異性戀情相似，就是若即若離、相敬如賓，甚至只是默默相望，談的是柏拉圖式的戀愛，保持著純真愛人的形象。在他著名的故事〈堅定的錫兵〉就可看到這種「形而上的男女戀情」。

2.1.1. 〈堅定的錫兵〉

故事的主角是一個玩具錫兵，玩具盒裡總共有 25 個小錫兵，因為他是最後被鑄造出來的，錫不夠用，所以他只有一條腿。他愛上一個用紙剪出來芭蕾舞者，因為她的一條腿伸得很高，小錫兵看不見它，因此他就以為她和自己的命運一樣，也有一條腿。這個故事是迪士尼卡通片「玩具總動員」的鼻祖，因為到了晚上，小孩子們都去睡覺後，所有的玩具就開始活動起來了。小錫兵得罪一位鼻煙壺裡黑妖精，由於他的作怪，小錫兵被風吹出窗外，到處流浪，經過一番波折，小錫兵又回到屋裡的玩具堆裡，他又看到那位嬌小的剪紙舞蹈娃娃，還是用一隻腳堅定的站著。「這種精神使錫兵受到感動：他簡直要流下錫眼淚來，但是他不能這樣做。他看著她，她也看著他，但是他們沒有說一句話。」就在這時，一個小孩忽然拿起錫兵，將它扔進火爐裡，錫兵全身燃燒起來，但他還是與那位舞者對望著。這時門忽然打開，一陣風將舞者吹進火爐，吹到錫兵身邊去，化成火焰，立刻不見了。第二天，當女傭清理火爐時，發現錫兵已化成一個小小的錫心，而那位舞者衣服上亮晶晶的裝飾品則燒得像一塊黑炭了。

〈堅定的錫兵〉發表於 1838 年，從安徒生遺留下之剪紙藝術作品中可看出他對女芭蕾舞之造型情有獨鍾，他的剪紙作品中有多幅是女芭蕾舞者，大都是單腳站立，另一隻腳筆直伸向空中的舞姿。安徒生能將都是以一隻腳站立的小錫兵與芭蕾舞者譜成一段柏拉圖式的戀情，實在是神來之筆。獨腳的小錫兵一如安徒生故事的那隻醜小鴨，在沒變成天鵝之前是另類的、受輕視、遭排擠的，如同克斯鄧·埃森（Karsten Essen）所評述，「小錫兵表現的是在那群錫兵裡一位另類的、傷殘的、遲緩的錫兵。雖然缺乏本身自然的生命泉源，但是顯然他能夠經由超脫的堅定力去彌補他的缺陷，去完成他的特殊任務。」（Essen，31）埃森文中並沒有指出小錫兵的特殊任務是什麼，筆者推敲應該是故事裡小錫兵在屋外冒險中所表現之忠誠、堅忍。獨腳的小錫兵其實也是作者的化身，因為安徒生本人出身貧賤，十七歲才入拉丁學校接受正規教育，長相舉止也無法取悅於人，靠著寫作的天分與努力，才能完成他的文學使命。

在美麗的舞蹈藝術家前，小錫兵有點自卑，雖然他心想：「她倒可以做我的妻子呢！不過她的架子太大了。她住在一個宮殿裡，而我卻只有一個盒子，而且我們還是二十五人擠在一起。這恐怕她會住不慣。不過我倒不妨跟她認識認識。」小錫兵心裡的話其實已表現在作者的現實生活裡了，對安徒生而言，認識一下異性無妨，談一下柏拉圖式之戀愛也可以，但要進一步熱戀、求婚，那他就有了本身性向的顧忌了，而窮困只是他的藉口而已。故事中的小錫兵與芭蕾舞舞者從未交談，僅是彼此對望著，令人感受到他們彼此之間有一種淡淡形而上的戀情。而故事結尾作者安排將二者都送進火爐裡，燒成灰燼，這種結尾令人有些突兀，但二者共赴死亡，也是一種愛的解脫。

值得注意的是錫兵與芭蕾舞者並沒有很浪漫或很通俗地燃燒融化在一起，錫兵化成一個小小的錫心，而那位舞者卻只剩下一塊黑炭了。葉君健認為「『成了一顆小小的錫心』，表示他對他所愛的人至死不渝。」（葉君健，四之四，89）至於那位美麗戀人化成了一塊黑炭了，葉氏則沒有表示意見。筆者倒是認為安徒生從不迷戀女性，淡淡的戀情事過境遷後，他總會慶幸自己置身於外，除了上文述及蘇菲·奧斯特的例子外，還有他對初戀的對象莉伯葛·佛伊特（Riborg Voigt）情形也頗類似。莉伯葛是安徒生同學克里斯蒂安·佛伊特（Christian Voigt）的妹妹，安徒生在 1830 年 8 月去法堡（Faaborg）拜訪他們時結識的，當時莉伯葛已經訂婚。安徒生對她頗有好感，寫了幾封熱情的書信。但安徒生

事後回想當年，又不認為自己是真正在談戀愛。在 1832 年完成的《自傳》中，安徒生報導了他和莉伯葛初次見面的情形：「當時我僅 25 歲，還沒有真正談過戀愛。對自身都需要多加思考，哪還能顧及到別人，那真的還不算是熱情。」

（Jens Andersen，182）1843 年夏天兩人又再次碰面，莉伯葛身旁已有先生與小孩，而安徒生已是一位知名的作家。此次久別重逢之後，安徒生有感而發，寫了篇擬人化的故事〈戀人〉。

2.1.2. 〈戀人〉

一個陀螺向皮球示愛，但皮球認為自己的出身高貴，不願理睬陀螺，只想高攀飛在天空的燕子。有一天皮球跳得太高，居然不見了。陀螺很懷念皮球，認為皮球大概和燕子結婚了。好幾年後陀螺被塗上了一層金，變成一個有身份的人，一天不小心掉到垃圾桶去，才發現原來當年的皮球是落在屋頂的水管裡，長久被水浸泡的面目全非了。不久金陀螺被女傭找到，被帶進屋裡，「又引起人的注意和尊敬，可是那個球兒呢，一點下文也沒有。陀螺再也不說他的『舊戀』了，因為，當愛人在屋頂上的水管裡待了五年，弄得全身濕透的時候，『愛情』也就無形地消逝了。是的，當人們在垃圾箱裡遇到她的時候，誰也認不得她了。」

這篇故事寫於 1843 年⁵，是他與莉伯葛久別重逢之後寫的。此時的安徒生到處結交王公貴族，驀然回首舊時戀人，居然覺得自己高高在上，將過去的戀人比擬成被水浸泡過的皮球，而自己是那鍍金的陀螺。如果不知道安徒生寫〈戀人〉的時空背景，會讚賞安徒生的創意、幽默、諷刺，以及他的絕妙擬人化之比喻，但將過去的戀人比擬成垃圾，作者也算是相當刻薄了。安徒生常被人詬病為虛榮心太重，故事裡將自己比喻成金陀螺，帶進屋裡「又引起人的注意和尊敬」，顯得相當虛榮，而對舊戀人毫無憐惜之心，作者的心態顯得相當異常。

2.1.3. 〈老約翰妮講的故事〉

心中有愛，但不付諸行動，甚至也不用言語表示的戀情，除了在〈堅定的錫兵〉外，還可以在〈老約翰妮講的故事〉找到。故事中的男主角拉斯木斯是窮裁縫師的兒子，雖然是個漂亮的年輕人，但為人不積極，總學他悲觀過世的

⁵ 根據葉君健的註釋〈戀人〉寫於 1844，可是在 Erling Nielsen 為安徒生邊的年譜則這篇故事是寫於 1843 年。

父親說：「這有什麼用呢？」他與講故事之老約翰妮是兒時玩伴，長大後他愛上了富家女愛爾茜。二人彼此相愛，但「他卻從來沒有私下吐出一個字眼來表達他的愛情」，愛爾茜想激他表達愛意，故意戴了一只金戒指嚇他，說她跟一個有錢的農夫訂婚了。哪知道，拉斯木斯的反應是跑回家，發瘋似地收拾行李，離家出走了。於是愛爾茜急著找巫婆、作法事，想盡辦法，讓他回轉。但等了很多年都沒有音訊，愛爾茜終於嫁人了。就在婚禮舉行那天，遊子回家了，但是又黃又瘦，只剩下一層皮包骨。最後辛苦照顧他的老母親也過世了。拉斯木斯未老先衰，整天孤獨地坐在破屋裡，只有老鄰居約翰妮還偶爾來探望他，一年年過去了，大家都老了，當年的戀人愛爾茜都已經當了祖母了，拉斯木斯成了酒鬼，成了村里小孩子們取笑的對象，直到有一天上帝來召喚他。

〈老約翰妮講的故事〉是安徒生創作的最後一篇故事，發表於 1872 年，是安徒生去世的前三年。他自己對這篇故事的背景有所解釋：「我兒時在奧登塞⁶的時候看見過一個人，骨瘦如柴，很像骷髏，瘦弱不堪。一個年老的婦人告訴我說，這人非常不幸。」（葉君健，四之二，245）安徒生在故事裡穿插了一段傳奇式的巫婆作法，就是一個年輕人不管他離家多遠，愛他的人可以作法使他回來，方法就是在火上熬煮一鍋稀奇古怪的東西，日夜熬煮，這年輕人就會跋山涉水，不管多勞累，也要日夜趕路回到愛人身邊，但這一套法事很危險，因為日夜兼程趕路的後果就是元氣大傷，只剩下半條命。

葉君健在譯文後寫的評注是：「這是安徒生最後寫的一篇有關童年時代開始的愛情故事。像他寫的所有這類故事一樣，它的結尾照例是悲劇。他在晚年寫出這樣一篇故事，他的心態是怎樣，我們無從推測。」（同上）出身於低下階層之安徒生，其貌不揚，有個醒目的大鼻子，身高 185 公分，瘦長，是一個敏感多慮的男士，他的虛榮心來自他的自卑感，他筆下的愛情故事常是窮小子愛上富家女，如〈守門人的兒子〉、〈柳樹下的夢〉、〈老約翰妮講的故事〉等。安徒生所寫的愛情故事大多是悲劇，這與他的個性、生活經驗都有關連，而同性戀的性向又大大地影響了他的生活經驗，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他無法瀟灑自如地與女性談戀愛，他周遭年輕、充滿活力的男士才是他真正愛慕的對象。根據安徒生之傳記作者詹斯·安徒生（Jens Andersen）的描述，「安徒生在三十年代初所偏愛的女性典型不是害羞就是由於年齡、地位、或身體上的缺陷沒顯出性的魅

⁶ 奧登塞Odense是安徒生之出生地。14 歲時才離開故鄉前往哥本哈根。

力，那些都是媽媽輩或姊妹淘們，如 Signe Læssøe, Henriette Hanck, Henriette Wulff 還有她們性格剛毅的母親們。以後的日子裡又加入了眾多其他的女筆友如 Jette Collin, Mathilde Ørsted, Serre 女士, Melchior 女士, Chara Heincke, Scavenius 女士, Mini Holstein, Jonna Stampe 等。很多這些女士在安徒生的眼裡有如名畫家拉斐爾所畫的聖母。...這些媽媽姊妹們都是超凡絕俗且無法追求的，因為她們不是太年輕，太老就是已婚。而其中最忠實的幾位如 Henriette Hanck, Henriette Wulff 以及德國人 Chara Heincke 不是駝背，就是像侏儒般的身材。」(Jens Andersen, 188) 如此看來，安徒生的女性朋友圈確實特別，當然他的男性朋友圈也不遑多讓，這留待本章第三節「兄弟般的戀人」再論。

安徒生愛情故事中的女性大都被描寫成一個可愛的天使或者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女孩；〈堅定的錫兵〉的舞者，不發一語，站在原地不動，故事中描寫她最後像是空氣的仙女 Sylphide 一樣飛向火爐，飛向小錫兵；而〈人魚公主〉⁷裡的小美人魚因為魔法的關係，在王子面前根本無法開口講話；又〈白雪皇后〉裡的女主角格爾達只是小女孩；〈看門人的兒子〉、〈永恆的友誼〉、〈柳樹下的夢〉裡的男女戀人又都是青梅竹馬，從小即認識。男女間的戀情多是淡淡的、清新純潔的。

2.2. 青梅竹馬兄妹般的戀情

安徒生 15 篇有關男女戀情的故事裡，其中有 7 篇男女主角是青梅竹馬的童年玩伴，作者喜歡套用「兄妹」這個關係，如〈白雪皇后〉裡兩位男女主角是從小玩在一起的鄰居，作者形容二者的關係是「他們並不是兄妹，不過彼此非常親愛，就好像兄妹一樣。」而帶有一點自傳性質之〈柳樹下的夢〉則是戀人做不成，只能做兄妹。

2.2.1. 〈柳樹下的夢〉⁸

〈柳樹下的夢〉有些自傳性質是因為男主角克努得是個窮苦的鞋匠，而安徒生爸爸也是窮鞋匠。女主角約翰妮有一副甜美的嗓子，後來成了有名的歌唱

⁷ 葉君健翻譯為〈海的女兒〉，但是〈小美人魚〉或〈人魚公主〉是比較普遍的譯名。

⁸ 德文名 Unterm Weidenbaum，林樺譯為〈柳樹下〉，至於葉君健翻譯成〈柳樹下的夢〉是根據故事中結局，男主角在柳樹下作了一美夢，然後凍死在柳樹下。

家，而現實中安徒生所愛慕的珍妮·林德就是有名的瑞典歌唱家。故事中約翰妮離開了鄉下，離開了童年伴侶到哥本哈根發展，長大後的克努得還懷著童年時代的往日情懷到京城拜訪約翰妮，也獲得熱情友善的款待。克努得留在城裡的鞋店當伙計，約翰妮則已在劇院裡嶄露頭角。有一天約翰妮宣告她將遠赴巴黎深造，克努得情急之下，向她求婚，但她嚴肅、悲哀的回答說：「克努得，請不要把你自己和我逼向痛苦吧。我將永遠是你的一個好妹妹—你可以相信我。不過除此此外，我什麼也辦不到！」兩人分手後，克努得到處流浪，去了德國、義大利，有天在米蘭歌劇院看到約翰妮在那演出。她已成為一顆閃耀的明星，身邊也有一位護花使者。受到刺激的克努得決定回老家，回到當年兩人玩耍的柳樹下，路途遙遠，在嚴冬中他一直趕路，最後累倒在路邊一棵柳樹下睡著了，夢見與約翰妮手挽著手一起進教堂，夢境太美了，克努得捨不得醒來，他也就此長睡不醒，凍死在柳樹下。

葉君健對這故事之評註是：「他（安徒生）年輕時崇敬和熱愛瑞典著名的女歌唱家珍妮·林德。林德也尊敬他，他想與她成為眷屬，卻被她婉言拒絕了，只表示願意當他的一個好妹妹。」（葉君健，四之四，300），葉氏所言與事實有些偏差，安徒生是在 1843 年認識歌唱家珍妮，當 1845 年珍妮又一次出現在哥本哈根時，安徒生對她滿懷熱情，但年輕貌美、光芒四射的珍妮對他則保持距離。事實上安徒生並沒有向珍妮求過婚，1845 年 10 月 21 日哥本哈根社交界為珍妮舉辦告別宴，宴會後安徒生在記事簿上簡單扼要地寫著：「她把我當作哥哥，和我對飲了一杯。」（Jens Andersen, 306）當年聖誕節在嚴寒中安徒生趕到了柏林，因為珍妮在那登台獻唱，但 12 月 19 日他在日記上寫：「我能感覺到，我並不愛她」（同上，308）。在柏林，林德對他的態度既冷淡又疏遠，安徒生 12 月 24 日在日記上寫：「她填滿過我的胸懷—我現在不再愛她了！在柏林，她用一把冰冷的刀子將病灶切除！她到底在想什麼，對我不太理睬。我主要是為了她才來柏林的啊。」（同上）其實，安徒生對珍妮·林德也是一段柏拉圖式的戀情，並且是單戀。筆者認為，從另一個角度看，安徒生對珍妮的愛慕並非男女之間的情愛，倒像是今日粉絲（fans）對藝人的熱情，尤其安徒生熱愛音樂，童年時喜歡歌唱舞蹈，1820-1821 間，他也試圖成為歌唱家或芭蕾舞演員，在丹麥，他是哥本哈根「音樂協會」的一員，常進出歌劇院，結交音樂界的朋友，珍妮對他而言，最重要的角色還是一位傑出迷人的藝人。安徒生至死都非常推

崇林德，晚年在他的起居室，除了一座自己頭戴桂冠的半身石膏像外，還有一座林德的肖像。〈柳樹下的夢〉發表於 1852 年，安徒生已是 48 歲之老單身漢，也是個成名的作家了。這一年他和故事中的克努得一樣去了德國、義大利，但克努得的癡情與悲劇，在作家身上是沒有發生的。

葉君健認為這作品「實質上是一篇對社會不平的抗議。鞋匠和另一貧窮人家的女兒從兒時起就兩小無猜，常在一株柳樹下玩耍，很早就播下愛情的種子。但是，在貧富懸殊的社會裡，已經爬進上流社會的女友卻冷酷地拋棄了她可憐的戀人。...他對女友的戀愛始終如一，但在這個不平等的社會裡，他的願望也只能化做泡影，他也只能在夢中去追求幸福。這篇童話歌頌了勤勞善良的勞動人民，歌頌了純潔的、堅貞的愛情，同時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揭露了造成這個悲劇的社會原因，它是一部批判現實的作品。」（葉君健，四之一，序）葉氏的文字實在很像中國大陸社會主義下的口號，筆者在這篇故事裡並沒有看到什麼「歌頌了勤勞善良的勞動人民」也不認為它「揭露了造成這個悲劇的社會原因」。〈柳樹下的夢〉只描述一個簡單的事實，即青梅竹馬的感情不能保證未來的婚姻。故事裡並沒有貧富懸殊或移情別戀的問題，而是男女主角在成長其間、外在條件已經懸殊，如果一方還在懷舊，而不求迎頭趕上的話，那是注定悲劇結束的。葉氏認為這故事「歌頌了純潔的、堅貞的愛情」，筆者倒認為這故事寫出了愚蠢癡情的可悲。

培雷特認為安徒生「作品中許多主角和他本人有些相似，像是小說《只是個樂手》中雖有天分卻注定失敗的克里斯提昂（Christian），以及童話故事《柳樹下》中軟弱的克努得（Knud），因為愛情的不幸而死。他們就像作者的分身，安徒生和他們保持距離，彷彿逃離一種威脅，想藉著寫作來解救自己。」（培雷特，21f）筆者倒是認為，已晉身上流社會、周旋於王公貴族間、追求名聲、性好虛榮的安徒生不會將自己影射為癡情潦倒的克努得，他會認為〈看門人的兒子〉裡那位衣錦還鄉的男主角喬治比較像他的分身。

2.2.2. 〈看門人的兒子〉

看門人的兒子名叫喬治，與屋主將軍的女兒愛米莉是童年玩伴，喬治有繪畫天分，喜歡畫建築物，母親本想送他去當學徒，但他的繪畫天才受到一位老伯爵賞識，推薦他給美術學院的教授接受正規的訓練，長大後遠赴義大利羅馬

深造，學成歸國當了教授，又受到國王的器重，成了樞密顧問。而與愛米莉也是有情人終成眷屬了。這篇故事發表於 1866 年，安徒生在手記上寫：「許多情節是生活中的真事。」（葉君健，四之三，193）確實，故事中的喬治跟安徒生有很多地方相似；1. 安徒生也有繪畫的天分 2. 母親本想送他去裁縫師那學藝，他執意要到哥本哈根發展；喬治的母親則是很慶幸沒有送她的天才兒子去當學徒 3. 安徒生是受到恩人樞密院顧問約拿斯·科林（Jonas Collin）的栽培，送他去學校接受正規教育 4. 母親過世時安徒生與喬治都遠在國外 5. 安徒生與喬治皆是貧賤出身，但靠著天分與努力成為知名之士 6. 二者都去義大利增廣視野。二者最大不同是喬治有妻小，而安徒生終身未婚。

比較〈看門人的兒子〉與〈柳樹下的夢〉可得知，雖然同為青梅竹馬的伴侶，結果大不相同。安徒生在〈看門人的兒子〉中寫「愛米莉在進步，喬治也在進步」，原為看門人的兒子，現晉升為教授，當然配得上將軍的女兒。反觀〈柳樹下的夢〉的男主角，一個窮鞋匠想高攀名歌唱家，只有悲劇收場。這是男女愛情的現實面，一個極普通的定律，絕非葉氏所強調的「在這個不平等的社會裡，他的願望也只能化做泡影」。

〈看門人的兒子〉發表於 1866 年，安徒生已屆齡 61 歲，回想來時路，從一個窮鞋匠的兒子，晉升到國際知名的作家，心想以他目前的成就應該可以匹配上流社會的女士。當然因為他同性戀的性向是不可能與故事中的喬治一樣結婚養兒育女的，但是還是寫了這篇迎合世俗價值觀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安徒生故事偏愛青梅竹馬小鄰居戀人，作者也頗擅長描述兩小無猜的境界。如看門的兒子為將軍的女兒畫畫，分她奶油麵包；〈柳樹下的夢〉裡，兩個小孩在柳樹下玩耍，男孩聽女孩唱歌；在〈白雪皇后〉裡的男、女孩則在樓頂的小花園裡欣賞玫瑰花，聽老奶奶講故事。童年的一切都是那麼親切自然，倒是主角長大後，作者對他們的互動情況則描述不多。

2.3. 兄弟戀情

安徒生之同性密友甚多，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有奧托·穆勒、路德威·穆勒二兄弟，還有克里斯蒂安·佛伊特（Christian Voigt）與愛德華·科林（Edvard Collin），四十年代則有亨利克·斯丹普（Henrik Stampe）、世襲大公爵卡爾·亞力山大（Carl Alexander）、芭蕾舞演員哈樂德·沙夫（Harald Scharff）及畫家

卡爾布落嚇 (Carl Bloch)。尤其是哈樂德·沙夫小他 30 歲，他當年對這位芭蕾舞星的熱情一定引起了外界的注意與反感，安徒生在 1862 年 2 月 17 日曾寫道：「提奧多 (Theodor Collin) 把我的心情弄得很糟，他強調我對 S 的愛表現得太明顯了，人們會注意並且取笑它。」(Perlet, 79)⁹ 所以研究安徒生故事中的戀情不應該僅侷限於異性情侶，因為同性兄弟般的人物才是作者愛慕與吐露真情的對象。在故事中可以看到這種戀人般的兄弟，或是兄弟戀情。

2.3.1. 〈永恆的友誼〉¹⁰

這篇故事〈永恆的友誼〉林樺翻譯成〈山盟海誓的友情〉(林樺, 291)，聽起來就很曖昧，因為通常「山盟海誓」通常只會形容男女之間的愛情。1841 年至 1842 間安徒生遠赴希臘旅行，1842 年創作了這篇故事，敘述一個希臘男孩，父親的結拜兄弟被土耳其人殺害。留下一個年幼的孤女安娜達西亞由他們撫養，不久父親也被殺害了，男孩就與母親以及情同兄妹的安娜達西亞遷居海邊的漁村，在那裡他結識了比他稍為年長的亞夫旦尼得斯，兩人結為至交，他們成年後決定要以希臘古時候之風俗儀式結拜，儀式在教堂祭壇前舉行，類似婚禮。但主持儀式，為兩位男士作證祝福的則是一位美麗、賢淑的女子。於是美麗的安就為他們結拜見證。最後兩位男士同時愛上安，亞決定退讓，並且遠走他鄉。

這個故事表面上是兩男一女的三角戀情，其實重點在於兩位男士之間的神聖盟約。安徒生對這種存在男性之間特殊友誼的景仰與崇拜，已需要用一種莊嚴的儀式來彰顯，所以在〈永恆的友誼〉故事中希臘式的兄弟結拜儀式，應該是他內心所企盼的。葉君健在其譯文後書寫他的感想：「文明的古國希臘長期被土耳其所佔領，人民為自由而獨立的抗爭在前仆後繼進行著。這種抗爭吸引了一些歐洲具有正義感的知識份子的參與，英國詩人拜倫就是在這場抗爭中犧牲的。安徒生無疑也受到這種歷史的感召，而以兩個愛國志士的地下活動為背景，寫下這篇有關他們後代子女的爱情故事。」(葉君健，四之三，443) 其實

⁹ 筆者譯自 Gisela Perlet 之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 Suhrkamp Basis Biographie*。在吉瑟拉·培雷特 (Gisela Perlet) 編之《安徒生日記 1825-1875》中譯版之第 340 頁，安徒生 1862 年 2 月 17 日之日記亦有此內容。

¹⁰ 葉君健翻譯成〈永恆的友誼〉，林樺譯為〈山盟海誓的友情〉，德文標題是 *Freundschaftsbund* 或 *Freundschaftspakt*，直譯是「友誼的協定」。

這篇故事的重點，作者已在標題上表明了，是在於兩位年輕男子有如一對情侶般相親相愛，而又遵從希臘古禮，締結盟約。故事末，主角與安結婚，另一位男士黯然離開，雖然這只是故事的枝微末節，但這與安徒生之現實生活也互相呼應，因為安徒生的同性親暱伴侶，一旦有了異性戀情，就會與他疏遠，安徒生也只能黯然離開。林樺將本篇故事翻譯成〈山盟海誓的友情〉，就內涵而言，似乎更貼切。

2.3.2. 兄弟妹三角關係

安徒生追求異性，但目標似乎又不盡然在這位異性，目標反而是她的兄弟。現實生活中有兩個很明顯的例子；即是是莉伯葛·佛伊特（Riborg Voigt）、克里斯蒂安·佛伊特（Christian Voigt）兩兄妹，還有路易絲·科林（Louise Collin）、愛德華·科林（Edvard Collin）兩兄妹與安徒生之間的關係。他雖然開始表現的是愛慕妹妹，但最後都移情到哥哥身上。安徒生似乎善於在妹妹、哥哥和他這三者之間建起一種親密的三角關係；或是他的目標在哥哥身上，愛慕其妹只是障眼法。安徒生甚至可以將他的愛慕轉到子侄輩，他晚年就把對愛德華·科林的感情轉移到他的兒子約拿斯·科林（Jonas Collin）身上。從多篇日記可看出，二人關係雖然密切但也常起爭執。培雷特也認為「安徒生把對愛德華·科林的感情轉移到其子身上，這同樣也是一段不圓滿而充滿危機的關係。莫非安徒生想藉此舉把他（可能）的初戀和（可能）的終戀連起來，導演一幕讓人無法捉摸的戲？」（培雷特，29）安徒生與約拿斯·科林的關係，下一章有較詳細的陳述。

3. 拒絕婚姻的安徒生

在現實生活中，安徒生對成熟的女性是敬而遠之，他曾寫道：「我只喜歡和小女孩在一起；我還記得一個 8 歲的漂亮女孩親我，對我說，要做我的情人。我很開心，總是願意讓她親我，但我從未吻過她。除了這個小女孩之外，我從未讓任何一個女性吻過我。我對成熟的女性或超過 12 歲的女孩總會有一種奇特的反感，在她們前面，我真的會發抖。對所有我不喜歡碰的東西，我甚至有一個措辭——『這是那麼女孩子氣！』」（Jens Andersen, 188）安徒生不希望被女性

吻，因為接吻可能是結婚的第一步啊！這個想法，安徒生在他的故事〈貝脫、比脫和比爾〉裡表露無遺。

3.1. 〈貝脫、比脫和比爾〉

這篇故事在 1868 年出版，故事的主角是老三比爾，而比爾就是影射他晚年之年輕伴侶約拿斯·科林（Jonas Collin 1840-1905），約拿斯本身是動物學家，醉心研究陸地和淡水裡的軟體動物，1862 年開始，安徒生就熱心地為他收集奇特的蝸牛標本。他是安徒生的忘年之交及旅遊伴侶。他們曾同遊義大利、西班牙、法國等地。而故事中的比爾「對科學很感興趣，很能欣賞大自然。...他的兄弟都已經訂婚了，而他卻只想著怎樣完成收集水鳥蛋的工作。他對於動物的知識比對人的知識又豐富得多。...有一天，當他（比爾）在研究蜘蛛網內的東西時，忽然完全放棄了結婚的念頭。他看到蜘蛛先生忙著織網...他活著是為了織網養家，但是，蜘蛛太太卻只為先生而活著。她為了愛他而一口把他吃掉。...比爾決定終身不結婚！連接吻都不願意，也不希望被別人吻，因為接吻可能是結婚的第一步啊。但是他卻得到了一個吻—我們大家都會得到的一個吻：死神的結實的一吻。等我們活了足夠長的時間以後，死神就會接到一個命令：『把他吻死吧！』於是人就死了。...」（葉君健，四之一，153）

葉君健將這個故事的重點放在死神身上，認為「這裡寫的卻是平凡的人生。每個人從出生到成長，一生所追求的東西都不一樣，但卻殊途同歸」（葉君健，四之一，154）。葉氏認為人生最終就是死亡，飛到永恆的國度。這種講評有避重就輕之嫌，因為安徒生這篇故事很明顯地在唾棄男女之間的婚姻。雖然故事中描述了許多動物，如鸛鳥、夜鶯、蒼蠅、蜜蜂、青蛙，又提到許多植物如睡蓮、蒲公英、金鳳花等，但作者真正的主題還是兩個字：「拒婚」，拒絕世俗上男女婚配。安徒生寫這篇故事時，年已 62 歲，晚年的他對他自己的性向應該非常清楚，他拒絕成為丈夫、父親，不願意像故事中的蜘蛛一樣養家餬口，最後被妻子吞噬，他在故事中就表白他的立場：「這樣被自己的太太愛著，在熱烈的愛情中被太太一口吃掉。人類之中，沒有誰能愛到這種地步。不過，這樣愛值不值得呢？」（葉君健，四之一，153）作者對妻子這個角色的恐懼可見一斑。安徒生一生也常受到朋友妻子的照顧，他生命的最後十年，富商梅爾基奧爾

(Moritz G. Melchior) 家庭經常照顧他的起居¹¹，梅爾基奧爾夫人 (Dorothea) 更在他臨終前隨侍在側。安徒生應該瞭解作妻子的角色，他之所以抗拒婚姻，應該還是出於他本身同性戀的性向。1870 年他寫給約拿斯：「你對我如同兒子般的親愛，但是我更願意稱你為弟弟。」(Jens Andersen, 597) 安徒生對小他 35 歲子侄輩的約拿斯，居然要稱兄道弟，其心態相當異常。所以張子樟在為《安徒生故事全集》所寫的導讀：「他渴望愛情與婚姻，但終其一生未能實現。」(張子樟, 30) 是沒有認清安徒生同性戀之性向，也沒有熟讀安徒生所寫的故事，尤其是〈貝脫、比脫和比爾〉這篇「恐懼婚姻」的故事。

他也常勸約拿斯要保持單身，不要掉到女人的陷阱，1868 年他曾寫信給他說：「每封我收到的信，總有些訂婚的消息，...親愛的約拿斯，讓我們兩等等吧。人只能年輕一次。而且當牧師說『阿門』的時候，你就突然變成一家之主。這會對你的青蛙和蝸牛相當不公平。」(Jens Andersen, 607) 至於最後一句話所謂「對你的青蛙和蝸牛相當不公平」，是指約拿斯的研究對象，因為如前文提到約拿斯醉心研究陸地和淡水裡的軟體動物，安徒生也曾熱心地為他收集奇特的蝸牛標本。不知道約拿斯是否真的受到安徒生的影響，他在安徒生死後一年才結婚，時年已 36 歲。

3.2. 〈蝴蝶〉

1861 年安徒生 56 歲時，發表了一篇「蝴蝶」，似乎在陶侃自己尋尋覓覓，挑三揀四，以致一直未找到終身伴侶；故事中一隻蝴蝶要在眾多花朵中找一個戀人，但花種多，選擇不易，紫羅蘭太熱情，鬱金香太華麗，黃水仙太通俗，菩提樹花太小，親戚太多，「他挑選太久了，沒有把握良機，結果蝴蝶就成了大家所謂的老單身漢。」第一次閱讀「蝴蝶」，會認為 56 歲的安徒生也在感嘆自己挑三揀四，錯過機會成為老單身漢了，但再仔細閱讀就會發現安徒生還是抗拒婚姻的，故事中的蝴蝶最後被穿在一根針上，藏在一個小古董匣子裡面，蝴蝶說：「現在我像花兒一樣，停在一根梗子上了，這的確是不太愉快的。這幾乎跟結婚沒有兩樣，我現在算是牢牢地固定下來了。」所以結婚對作者來說是牢牢地固定下來，是不愉快的。〈蝴蝶〉這篇故事，表面上是作者感嘆老單身漢錯

¹¹ 冬天，安徒生在一星期中固定的日子，被邀請到梅爾基奧爾 (Melchior) 在哥本哈根的家中吃飯，夏天，他則是他們鄉間別墅的常客，在那裡他擁有自己房間。

過姻緣，事實上，作者還是抗拒婚姻的，而且對異性覺得反感及害怕。

4. 戀人的屬性

與安徒生同時期之文學評論家喬治·布蘭得斯 (Georg Brandes) 在 1869 年發表一系列之文章評論安徒生之童話故事，他讚美作家之餘也帶有幾分期許，期望他「更有個性，有一個較陽剛性之本質和一個較穩定精神力量」(Perlet, 85)，針對他的小說中的人物，則作了如下的評論：「男士們不夠男性，而女士們又不十分女性，我沒見過一個詩人像安徒生一樣，其思想那麼缺乏性別，而才華毫不顯露固定是男是女的屬性。」(同上) 十九世紀傳統的男性陽剛形象是「強壯、積極、具有攻擊性、受人尊重、可以克服恐懼不露出情緒。」(Greenan, 4) 布蘭得斯以十九世紀的對兩性的觀點來論斷安徒生的小說人物，可能無法讓二十一世紀的讀者認同。但已有研究指出「同志比起異性戀者，經常更『雌雄同體』」(Greenan, 21)，也就是說男同志常帶有「雌性特質」，而女同志又常帶有「雄性特質」，即所謂的「娘娘腔」或是「男人婆」。如果我們檢視安徒生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可能無法武斷地遽下結論，認為「男士們不夠男性，而女士們又不十分女性」。只能說樂觀、陽光的男子比較少有，大部分的男士顯得陰柔，被動。上述幾則故事中的男主角幾乎同屬這一類型的，如那位獨腳、有自卑感的錫兵，雖然作者將故事取名「堅定的」錫兵，但受到鼻煙壺裡的妖精作怪，錫兵只有落得到處流浪，最後還被扔到火爐裡。而癡情的克努得只會在夢裡尋找愛情，捨不得醒來，結果凍死在柳樹下。〈老約翰妮講的故事〉中的拉斯木斯，雖然是個漂亮的年輕人，但為人消極，總學他悲觀過世的父親說：「這有什麼用呢？」

至於女性是否不十分女性化，那就見仁見智了；如果是以十九世紀的標準，女性化是女孩從小學習烹飪，管理家務，渴望結婚，那麼安徒生故事中確實有若干位女性比較獨立、主動，如那位惹人憐愛的人魚公主。安徒生於 1837 年寫〈小美人魚〉時曾參考過文獻資料，特別是富凱 (Friedrich de la Motte-Fouqué) 的童話體小說〈溫蒂娜〉(Undine) (de Mylius, 180)，但安徒生創造了一個迥然不同女性，水精溫蒂娜是聽隨父執輩的安排，為了追求不朽的靈魂而來到陸地

與人類結合¹²，而安徒生的小美人魚是爲了與王子結合，主動去找女巫，寧可作個啞巴，走路如同在尖刀上，也要將魚尾換成人類的雙腿。在〈白雪皇后〉裡是女孩格爾達更是勇氣十足、意志堅定，她走遍天涯海角，就是要找到被白雪皇后帶走的童年玩伴加伊。

雖然安徒生所創造出的人物有陰柔的男性，也有陽剛的女性，但我們很難說安徒生故事中，男女人物具有雙性的潛在因素，如一個女性化的男人，或一個男性化的女人，因爲個性是因人而異，而不是因性別而異。安徒生所創造的故事人物有些是取自古老的民間故事，有些是他自創的人物，這些人物角色十分多元化，不會因爲作者的性向認同而顯得突兀，倒是男主角如以戀人的身份出現，他們的個性就多少受到作者性向認同的影響了。

5. 結論

安徒生在他的自傳開頭寫著：「我的一生是一篇美好的童話故事，如此豐富又幸福。」(Andersen, Hans Christian, 9) 事實上，安徒生的一生絕非如他所寫的那般美好，而且正好相反，他的一生充滿了矛盾，他出身卑賤，成名後又周旋在王公貴族間；同情低下層百姓的窮苦生活，故事中常描述社會弱勢，但對他貧困潦倒的母親及同母異父的姊姊卻不聞不問，他所寫的《安徒生故事》又搖擺在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之間¹³；一生居無定所，總是在朋友家中作客。因爲同性戀情結，不知道自己該與異性結婚生子還是做個缺乏家庭溫暖的單身漢。

古代社會對同性戀文化的寬容態度，使得古代同性戀藝術家表現出一幅坦然自得的神態，但十九世紀的同性戀者則表現出焦慮、忐忑不安的心理。心理分析師認爲，堅持異性戀主義和具有同性戀恐懼的社會帶給男女同志在人格發展上許多負面的影響，而同性戀者通常會表現出四種狀況：1. 社交畏懼並退縮，

¹² 請參考拙著：林愛華。〈從美人魚的靈魂論人魚、水精童話中的兩性關係〉。《東吳外語學報》23 (2006)：1-19。

¹³ 安徒生的故事，不論是故事內涵或是敘述技巧上，常出現兩個不同的層級，例如故事開始看似爲孩童講故事，其實敘述的是人生的悲歡離合或現實生活的冷酷無情。兒童缺乏人生的閱歷，對富有哲理或含社會批判性故事的領悟力也不高，一篇故事要適合兩種讀者的年齡和理解力，挑戰性極大，並且常常無法兼顧，許多安徒生的故事就是陷入這種困境。請參考拙著：林愛華。〈徘徊在兒童與成人讀者之間的作家—安徒生〉。《台德學刊》10 (2006)：5-22。

不願揭露自身的性傾向 2.焦慮、疑心、並且沒有安全感 3.否認自己作為性弱勢的身份，亦即假裝為異性戀者 4.過份認同並理想化作為優勢的異性戀身份。

(Greenan, 20)

因為同性戀者歷來受到社會不公的歧視，少有同性戀性向之作家能勇敢自負地表達自己真正的心聲，常常是巧為掩飾、欲言又止，根本無法暢言內心深處之隱密世界。尤其是安徒生出身卑微，個性陰柔，無法像王爾德般，不計毀譽，放浪形骸地毫不隱晦自己的欲求。安徒生的時代，丹麥文中並無同性戀這個字，安徒生可能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的性向。1869年，當文學兼戲劇評論家克雷門斯·皮特森 (Clemens Petersen) 因為「行為不檢」，被驅逐出境時，安徒生在三月十日之日記裡表達了他的意見：「現在整個城市都在說克雷門斯·皮特森的不是，他被大家遺棄了，他一定會自殺，...這件事在我心中揮之不去，我覺得他有罪，但也被懲罰得太嚴重了。我們的立法者並非是基督般的法官。」

(Perlet, 80)¹⁴。其實安徒生遇到困難無法解決的事就將其交付給上帝，一如許多安徒生故事，作者解脫悲劇的方法就是交付給上帝，那就是死亡，進入天國：如〈賣火柴的女孩〉故事的結局：「越飛越高，飛到既沒有寒冷，也沒有飢餓，更沒有憂愁的那塊地方——她們是跟上帝在一起的。」

一如大部分之同性戀者，安徒生在現實生活中努力掩飾自身的性傾向，甚至假裝為異性戀者¹⁵，但安徒生在其作品中卻是有意無意地洩露了他的性向認同的，尤其在描述男女戀情時，就隱約透露出他對異性愛情的冷漠，對同性伴侶情有獨鍾，所以他筆下男女戀人多是「柏拉圖式」的，感情清淡，若即若離，遇到窘境就退縮，如〈老約翰妮講的故事〉、〈柳樹下的夢〉。

根據心理學家的研究，男同性戀者在童年時期常迴避粗野的男伴，因為在男子氣十足的遊戲打鬧中，他怕被人視為懦弱或娘娘腔，這時「女朋友開始顯得重要，因為女孩子跟他交朋友比較沒有社交的危險。」(Greenan, 88) 安徒生在自傳中就描述自己：「我幾乎都不跟其他男孩在一起，就是在學校我也不參加他們的遊戲，我總是一人獨坐在裡面。在家裡我有足夠的父親幫我製作的玩

¹⁴筆者譯自Gisela Perlet之*Hans Christian Andersen – Suhrkamp Basis Biographie*。在吉瑟拉·培雷特 (Gisela Perlet) 編之《安徒生日記 1825-1875》之中譯版第 446 頁，安徒生 1869 年 3 月 10 日之日記亦有部分內容。

¹⁵ 安徒生在 1838 年 4 月 27 日給友人的信裡寫道：「...我對感情的事輕描淡寫，但大家都知道，我曾戀愛過兩次。」

具，我最大的樂趣是縫製娃娃的衣裳。」(Andersen, Hans Christian, 16) 又寫道：「我只喜歡跟小女孩在一起。」(同上) 安徒生故事偏愛青梅竹馬兄妹式的戀情，擅長描述兩小無猜的境界，如〈柳樹下的夢〉、〈白雪皇后〉、〈看門人的兒子〉等，這應該也是與他的童年經驗以及個人的性向認同有關。至於安徒生喜歡年輕的男子，對異性婚姻懷有恐懼感，同性兄弟般的人物才是他愛慕與吐露真情的對象，這在〈永恆的友誼〉、〈蝴蝶〉及〈貝脫、比脫和比爾〉的故事裡讀者可清楚得察覺出。

從以上的實例及分析，可看出安徒生故事裡所描述的戀情相當受到其同性戀性向的影響。一部文學家作品本來就與作家個人的人格特質、感情世界息息相關，安徒生處在一個異性戀主義的時代，身為一個同性戀作家，勢必在現實生活中遮掩自己的性向，但是在作品裡卻無法隱藏自己的真性情，而有意無意地流露出個人的真實性向。

參考文獻

- 詹斯·安徒生。《安徒生傳》。陳雪松等譯。台北：聯經，2005。
- 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安徒生日記 1825-1875》。吉瑟拉·培雷特（Gisela Perlet）編，姬健梅等譯。台北新店：左岸文化，2005。
- 吉瑟拉·培雷特（Gisela Perlet）。〈編者的話〉。《安徒生日記 1825-1875》。吉瑟拉·培雷特（Gisela Perlet）編，姬健梅等譯。台北新店：左岸文化，2005，9-29。
- 何茂正（編著）。《安徒生》。台北：婦女與生活社，2002。
- 葉君健（譯註）。《安徒生故事全集》。台北：遠流，1999。
- 林樺（譯註）。《安徒生故事全集》。台北：聯經，2005。
- 大衛·圭南（David E. Greenan）、吉爾·騰列（Gil Tunnell）。《同志伴侶諮商》（Couple Therapy With Gay Men）。台北：心靈工坊文化，2005。
- 矛鋒。《同性戀美學》。台北：揚智文化，1996
- 矛鋒。《同性戀文學史》。台北：漢忠文化，1996。
- 敬恆。《我的同性戀經驗》。台北：唐山，1996。
- Andersen, Hans Christian,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Sämtliche Märchen*. Vollständige Ausgabe, aus dem Dänischen von Thyra Dohrenburg. Düsseldorf: Albatros Verlag, 2003.
- Andersen, Hans Christian, *Märchen meines Lebens*. Frankfurt am Main, Leipzig: Insel, 2004.
- Andersen, Jens,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Eine Biographie von Jens Anderse. Aus dem Dänischen von Ulrich Sonnenberg. Frankfurt am Main, Leipzig: Insel, 2005
- Bredsdorff, Elias,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 Des Märchendichters Leben und Werk*. Frankfurt: Hanser Verlag, 1983.
- de Mylius, Johan, *Hans Ghristian Andersen, Märchen, Geschichten, Briefe*. Aus dem Dänischen von Ulrich Sonnenber. Frankfurt und Leipzig, Insel, 1999.
- Ebel, Uwe,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Politologie und Poethologie seines Werks*. Metelen, Steinfurt, 1994.
- Essen, Karsten , *Standhafte Zinnsoldaten. Motivstudien zu Andersen, Wagner, Thomas Mann und Tomasi di Lampedusa*. Würzburg: Verla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2007.
- Nielsen, Erling, *Andersen*. Hrsg. von Kurt Kusenberg. Hamburg: Rowohlt, 5. Auflage, 2000.
- Perlet, Gisela,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5.
- Sahr, Michael, *Andersen lesen – Andersen-Märchen für Schüler von heute*. Baltmannsweiler: Schneider Verlag, 1999.
- Wullschlager, Jackie,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the life of a story tell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